

叙永縣文史資料選輯

第九輯

(抗日救亡運動在叙永專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四川省級永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牢记历史 振奋精神

(代序)

中共叙永县委书记 杨正康

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抗日救亡运动在叙永》，记录了叙永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史实。这是历史的记录，具有资料性，值得一读，尤其是对叙永历史了解不多的青年同志。

在纪念“七·七”芦沟桥事变五十周年的时候，刊印这辑资料很有意义。它使我们回顾历史，不忘历史。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这天起，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我们的祖国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八年浴血奋战，全国人民救亡图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威武不屈，坚韧不拔，以弱抗强，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段历史我们不会忘记。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复活，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在中日建交十五年后的今天，日本

有少数人发表了一些不友好的言论，作了一些不友好的行为，值得我们注意。但中日两国人民是友好的，少数人不友好的言行影响不了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的实现。

抗日战争期间，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我们叙永人民也作出了贡献。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我县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中，我们要振奋精神，团结奋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早日脱贫，振兴叙永经济，建设美好家乡作出新贡献。

一九八七年七月于叙永

目 录

让人民了解“皖南事变”真相	
——记叙永地下党组织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斗争	古高门（1）
叙永抗战轶事琐记	葛学清（7）
抗日救亡的“边城号角”	
——回忆永属联中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梁伯秋（14）
叙永城区一高小的抗日救亡活动	
.....	陈尚刚、赵学礼（19）
叙永“力行读书会”的抗日救亡工作	高雨萍（25）
抗战中的叙永回民抗日救国促进会	
.....	马国初、马孝（30）
我所知道的泸县战地服务团	
——一个叙永女兵的回忆	李润芳（34）
我在上海沦陷区工作的一段经历	李亚石（40）

难忘的记忆	李锡康	(44)
广德、泗安、宣城和密支那战役亲历记	蔡先桂整理	(45)
我的一段抗日经历	王仲祥	(49)
回忆汨罗河战斗片断	许德寿	(52)
我所经历的一次抗日战斗	白占斌	(55)
陈明仁将军红岩山题书——填海补天	颜 林	(58)
抗战中叙永成立的几个抗日救亡组织(资料)	刘竞涛	(60)

让人民了解“皖南事变”真相

——记叙永地下党组织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斗争

古高门

1941年1月7日，为了打破敌顽夹击，开展大江南北抗日战争而北移的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七个师一个旅共八万多人伏击。新四军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份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驻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立即代表党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亲自起草《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和为死难烈士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悼词，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以揭露蒋介石破坏抗日，破坏团结，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以后还单独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印成传单，通过地方党组织秘密散发，使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

同年2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陈野苹（化名田稼子）去川东特委汇报工作，正好遇上传达党中央对皖南事变的声明和方针。之后，他由重庆将传单带回泸县翻印。因当时没有交通，他便跑到兰田坝，找了一部人力车，将一捆传

单放在坐垫下，亲自带到叙永，找到关系转交与地方党组织。

当时设在叙永的地方党组织是叙永、古蔺、古宋三县特区委，书记是陈华洛。为了及时、稳妥地将传单散发出去，陈华洛约同委员刘光星研究：一、采用大小不等、好坏不一的各种信封，仿各种字体，用墨笔和钢笔蘸浓淡不同的墨汁、墨水，以歪斜倒正难以查辨的笔迹发出；二、投邮地点不在本城，选择在四川、贵州两省交界的赤水河镇，以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同时还事先拟好收信单位，和收信人名单，带上邮票、浆糊，然后由刘光星把投邮任务交给他所领导的店员支部党员王彦熙、梁鸣皋二人。

王彦熙（河东下桥头“群益”油糖铺店员）、梁鸣皋（河西南大街“兴泰祥”疋头商店店员）二人接到任务后，托事在店里请了几天假。当晚，二人把所要带去的东西捆扎好，第二天刚麻麻亮就急忙登程上路，沿着过去的运盐小道往南行走。路上二人商量，若遇人盘问，就说我们是做草纸生意的，那时挑草纸上贵州贩卖的人很多，谁弄得清是真是假。从叙永城到赤水河镇，有一百五十华里，要经过营盘山、摩尼、雪山关等处，二人于第二天傍晚才到达赤水河镇。赤水河镇在赤水河畔，河对岸便是贵州，川滇东路经过此地，过往车辆很多，二人找了一家僻静的旅店住了下来。夜静了，二人把门拴上，凭借着一盏忽明忽暗的桐油灯紧张地工作着，哪料店老板为节省灯油，几次三番催旅客灭灯睡觉。王、梁二人自知今晚有许多准备工作必须做好，半盏灯油尚不敷用，店老板又在急催灭灯睡觉，于是二人商量，由梁鸣皋出面与店家交涉，声称同路伙计患病在拉肚子，经常起夜，

需要添油用灯，愿意加倍付给灯油费。店家欣然应允，顺利地解决了用灯、用油问题。万籁俱寂，二人趁旅客睡入梦乡，轻手轻脚地忙着写信封，密封信，贴邮票，熬了一个通夜，完成了各项工作。

第二天清早，二人离开旅店，到了邮局附近一家饭馆休息，等候邮局开门。平时，镇里邮局业务不重，交信的数量不多，若是集中一次投信，惟恐引起怀疑，于是二人采取分批轮流投信的办法。邮局开门了，梁鸣皋趁邮局办事员扫地、擦桌椅时，迅速进屋将一扎信放在柜台上就出来了。随即王彦熙也趁办事员不注意时，又将另一扎信放在办公桌上。过了一会，王去交信时，办事员抬头看了他一眼，他沉着地应付过去了，待梁鸣皋去投交最后一批时，邮局柜台上，办公桌上都摆满了信件，邮局办事员用怀疑眼光盯着他说：“今天的信咋个这样多啊！”梁装着没有听见，不惊不诧的样子，把信扎放好后，赶忙离开邮局，深怕时间拖延久了出问题，吃罢早饭，二人便将带来的长衫罩在身上，简单化一下妆避人眼目，离开赤水河镇上路，打原道回程，从赤水河边直上海拔1,800多公尺的雪山关，已是中午时分。二人伫立山颠，极目四望，天高地阔，江山如画，二人完成任务后心情愉快，触景生情，竟背诵起护国之役时蔡锷将军兴师南来，屹立在雪山关上吟的名联：“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真是舒心悦目，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二人高高兴兴地回到叙永，向组织作了汇报，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这次利用邮局递信的办法，效果很好，准确、及时地按

预先拟好的名单，把传单散发到叙永县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工、商、学等机关团体，和县长何本初、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郑世承、三青团书记陈光赞，商会会长、银行经理、盐运督察专员、中学校长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手中。为什么要寄发一批署名亲收信件呢？主要是便于观察，搜集传单产生的效果。当叙永县当局何本初、郑世承、陈光赞之流收到传单后，十分惊恐，急忙找叛徒王逸涛商量对策，从各方面清查寄发传单的人，加强军警戒备，尽力稳住阵局。许多头面人物收到传单后，有的不敢透露出他收到传单，怕被怀疑同共产党有什么联系；有的心情沉重，内心焦虑，认为共产党点了他的名字，说话做事都很小心谨慎；有的则认为共产党还知道我这个人，相信我才寄传单给我，于是将传单内容在熟人中传播。一时，叙永满城风雨，老百姓沸沸扬扬，有的在街头巷尾窃窃私语说：“蒋介石要阴谋，寻找借口打新四军的埋伏真不应该。”有的说：“贵州和古蔺的共产党要来打叙永了。”有的还说：“叙永四乡的共产党‘五·一’要进城暴动”……等等。说明在政治上，传单在叙永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成立内迁云南昆明的高等学府，在四川叙永县设立分校。具有“五·四”、“一二·九”运动光荣传统的西南联大，民主进步空气比较浓，在当时的大后方民主运动中，被誉为“民主堡垒”。叙永分校地下党临时支部，通过公开的合法的进步社团——“社研”（社会科学研究会），团结一些进步同学，在分校校本部走廊上开辟了民主墙，出版过《流火》、《布谷》、《山泉》、《野草》等墙

报。皖南事变后，从组织上转寄来了“皖南事变”真相的材料。当临时党支部收到材料后，马上召开会议进行传达，大家悲愤异常，立即紧张地工作起来，把有关材料，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和周恩来同志“为江南死难烈士志哀”的题诗剪下来，出版了剪贴墙报《介绍》。但是这个秘密张贴的墙报出现不久，当天中午就被撕掉了。大家气愤异常，马上又紧张地工作起来，把上述有关材料和宋庆龄、何香凝的通电，再加上支部写的有关评论，复写四份，出版了《介绍与批评》，由四名党员分头秘密张贴在校本部（文庙），文法学生男生宿舍（春秋祠），工学院男生宿舍（南华宫）和女生宿舍（帝主宫）。张贴出去不久又被撕去，只有贴在春秋祠那一份，从早至晚围观的同学很多，影响很大。同时，也弄得军政当局惊恐不安，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叙永驻军陆军第二预备师第五团团长杨文榜向其上司报告中称：“窃职昨（五）日上午，至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参观，见公布栏内贴有《介绍》三版刊物，题为新四军惨被围歼之真相，及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之通电，措词荒谬，诋毁中央，十足暴露其反叛政府，破坏抗战建国之大计。阅悉之余不胜愤怒，本拟即时派兵清查，因思该校系西南最高学府，未便唐突。乃邀同县长何本初，党部书记长郑世承，协同该校主任褚士荃，至公布栏附近当众将反动刊物妥为撕下，并告以此种刊物实为危害党国，影响抗战，请学校当局严加查禁。……何县长及郑书记长，亦谓过去市面亦曾发现共党反动宣传品，或张贴市街，或由邮局寄送各机关，如此可见叙永一带异党分子活动最力，若不严

加制止，何以安定社会遏此乱萌……”并附刊物呈报师部，师长陈明仁接到杨文榜报告后，即电重庆蒋介石，四月八日蒋向四川省政府发出密饬拿办公函，四月十二日，四川省政府又给叙永县长何本初发出查禁密令。

贴在帝主官女生宿舍的《介绍与批评》被驻军发现后，荷枪实弹包围帝主宫，把墙报整个揭下来拿走，全城戒严，还要强行进入女生宿舍搜查。幸亏女同学们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支持分校教务处同当地驻军进行交涉，才使这搜查女生宿舍的强盗行径未能得逞。但以后的斗争更尖锐复杂了，有的三青团分子向进步同学写匿名恐吓信，或暗地在后面盯着他们；有的四处寻找怀疑对象的笔迹。甚至有位同学的衣箱被扭开锁，翻得一踏糊涂，吓得那位同学弃学乘车离开叙永。加上临时支部近三个月来，上级党都未派人来接关系，于是，临时支部只得派人回昆明找上级党组织请示。

这场围绕着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斗争，不但在西南联大叙水分校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而且也在叙永人民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影响很大，使大家了解到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丑恶面貌，给了反共顽固派一个沉重的打击。

叙永抗战轶事琐记

葛学清

岁月不居，快如弹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纪念日已经五十周年了。这个揭开全民族抗日序幕和记录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日子，是我们全中国人民永远也忘不了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居安思危，切不可忘记日本还有右翼份子蠢动这一现实，要用充满血和泪的抗战史教育后代，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团结一致，致力祖国统一，中华振兴。能如是，就是对“七·七”事变再好也不过的纪念了。

现仅将我记忆所及，追记在叙永所发生的二、三抗日往事。

山城怒吼了

芦沟桥的枪声，惊醒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日寇的疯狂和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的消息传来叙永后，山城的人民怒吼了。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日本侵略军！……口号响彻云天。

这年的七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及广大民众团结起来，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的

满腔热忱，更加鼓舞了叙永人民的斗志。十月九日，“叙永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了。会场设在当时的公共体育场内，右面的正中搭上高台，布置庄重严肃。正中挂有孙中山先生的半身像，两侧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台面为“叙永县抗敌后援会成立大会”的横标，红底黑字，苍劲有力。参加大会的各界代表，怀着同仇敌忾的心情，愤怒声讨日寇的罪行。成立大会进行期间，与会的一千多人，秩序井然，屏息静听。新到任不久的县长王作宾慷慨陈辞。他说：“谁无父母，谁无妻儿，我是个有心肝的青年人，国难当头，寝食难安，若省府允准请缨杀敌，当离职戎边，血战疆场，马革裹尸，以报祖国，再所不惜。”县中耆宿岳选青老师接着讲话：“同胞们！势蹙也，国危也！蕞尔日本欺人太甚。占我东北，窥我平津。七月七日又在芦沟桥挑起事端，继而进兵淞沪，胆敢妄称要在九十日内灭我中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吾人系有血有肉的炎黄子孙誓死不作亡国奴。大敌当前，吾人只有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保卫祖国每一寸土地”。讲到这里，岳老先生情绪激动，不禁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即在桌上狠拍一掌，不料竟把镶的磁牙抖掉在地上，话也说不出来了。见此情景，全场动容。会上选出王作宾、岳选青等十三人为叙永县民众抗敌后援会委员，主持抗敌后援工作。第二天，王县长便全副武装到兴隆乡黑石包去指挥战时大演习去了。“双十节”这天，叙永各乡参加演习的健儿进县城游行，街上群情振奋，万人空巷，欢呼声、口号声交织一起，汇成抗日的巨大洪流。健儿们精神抖擞，绕城游行一周。当晚又参加“双十节”提灯大游行。第二天，抗敌后援会自卫大队部的

牌子便出现在草市街经征处的门外了。接着各界组织的军事操练，每日清晨就在公共体育场上进行，一直坚持到冬天，即使风雪交加也不间断，此情此景犹存心间。有人在小街子上地庙的庙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我二老也要抗战”；下联是：“众百姓切勿偷安。”横额是“抗战到底”。当时抗日情绪之高和发动面之广，就此可见一斑。这是我1938年正月初一亲眼所见。

西南联大的抗日宣传

由于战局演变，贵州独山失守，日军于缅甸出兵，一度占领腾冲，敌寇已进入云南。南迁的西南联大不得不于1940年秋天，将一年级学生和先修班学生全迁在叙永县开学，这一消息在报公布后，叙永人既有对时局的担忧，又怀着同胞之情，热情地接待这批专为抗战迁搬的新英。当时经过地方当局与学校先遣人员的交涉安排，把东城宽敞宏伟的文庙作为校本部，把帝主宫、城隍庙、天子宫、丹凤大戏院甚至雕刻精美，闻名全川的春秋祠也全部腾让出来作为西南联大的教室和宿舍。青山帮也在两月内以最好的木料为联大做好了黑板、床、桌凳等生活和教学用具。

联大开学了，泸州和叙永各送六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入先修班学习。我和钟寿祺、黄介甫、杨聚、黄君邦、傅昌琳（女）等同学有幸送入学校。学习生活很紧张，但政治生活很频繁。主要的就是到校本部看民主墙报上的墙报刊登出来的抗日消息，内有很多是极不易得的真象。如1941年上半年，新四军被围歼的消息。有人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

室操戈，相煎何急”的“皖南事变”真相由赤水河邮局寄到叙永。西南联大党支部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贴在民主墙上，宣传了事件真相，让事实大白于天下。连我们这山旮旯的人都知道新四军在皖南惨遭围歼的真相了。民主墙就是万仞宫墙向内的地方，专门划来作师生们宣传抗日战争和各种组织发表文章的地方。除上述一类文章外，还发表了诸如《唇形线相交》一类的文章，看的人学生最多，次为城里的有识之士，再次为别有用心的驻军内的军官。几乎每天都有新文章贴出来。《海燕》壁报就贴出了新四军被围歼的全文。驻军305师一位军官见了，连忙密报四川行营。行营下令追查叙永地方的异党活动情况，扬言要捉人，责成地方办理。但县长何本初迫于当时轰轰烈烈的抗日形势，既不敢公开支持，也没有干涉，只好唯唯否否，听之任之。不久西南联大亦迁回昆明去了，这事也就无人过问了。

修筑飞机场的日日夜夜

1945年3月，叙永先后有两万人次民工抢修泸州蓝田坝飞机场，以求战胜日本侵略军的早日到来。这时日军在太平洋上逐岛失利，在中国大陆因战线过长，身陷泥潭中不能自拔，失败的日子快到了。盟军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苏军在东欧挺进，会师柏林将快实现，为纳粹侵略者挖了墓。蓝田坝机场就在这时开工修建了。叙永县长率先头人员于十日到邻玉场附近的一间大庙内办公。离庙约五里许的土坝上，铲平田面用楠竹搭房架，盖上一层篾棚，地面上铺上稻草和灯草席子，取名“窝棚”。是供工人休息和睡觉的地方。阳历四月

初，我率领民工到工地的第二天，天没亮就起床，忙着早餐后，便督促民工，挑着箢兜，扛着锄头、扁担齐奔工地，候总部派人点名毕，到高耸的地方挖运泥沙到低洼的地方填塞。骄阳炙背，大雨淋身，全得顶着干下去。这活是县长们向美方援华委员会包来做的，民工们的大米、菜金、工资都是上面发的，带队人员的一切亦同。每人每天是多少，我们不得而知。认为县参议会派有参议员饶象乾，群众派有殷商李彬华监督，便万事大吉了。虽然民工和我们每天的伙食费（菜金）、两斤大米每三天发给我们一次，但层层克扣，到民工身上所剩除了糊口外，一文也没有。那时拉肚子是工地上常见病，因无厕所，民工们便四处拉屎，几天后臭气熏天，怎么不病呢？丹岩乡有个名叫刘志青的民工，因害拉肚子病被遣送回乡，由于身上没有一文钱，只好饿着肚子沿途讨回家。

我记得在开工后一周左右，一天晚上，下大雨，水流如注。我们所住的窝棚内，上有雨水淋身，下面满地流水漫足，民工们四无去处，抱头挨淋。我跑到附近一户农家的猪圈上面搭扇门板，躲雨一夜。第二天费尽苦心才在泸州城内白塔街谦益商号（是叙永人开的商店，我们双城镇收的民工的工资都交在那里）借了钱。到大河街买了篾棚，重盖一层，才勉强避雨。但若遇大雨仍是跑不脱挨淋。庙内住的有国民党县党部派来监督的官员，县府派来的科长，参议会派来核查的议员，他们哪里知道民工们的苦难啊！三个月的苦难生活，总算熬出来了。机场挖平了，“纹石（注一）”亦卖得差不多了。在民工们临走时，赠了当官的一副对联，全文是：“十万民工流血汗，八个县长发洋财。”横额是“专员

晓得”。有知内情者改为“九个县长发洋财。”因兴文县长到泸州开会时，正逢他们在分赃，亦得了一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那些剜人髓，割人肉的官吏，始终没有忘记贪污和收刮民脂民膏，以肥自身。他们哪里象一个中国人，哪里还有一颗中国心啊！

胜 利 激 情

1945年8月初旬一天下午八时许，宁静的叙永山城，人们正在一边消夏，一边谈着抗日的大事，忽听得街头有人大声喊叫“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高呼的人一是县府军事科长，一是国民党叙永县党部的干事。人们当然听信了。惊喜得跑来跑去大跳大嚷：最后胜利的一天到了！大街上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爆竹声，宝珠山上钟声嘡嘡响个不停。火炮架上的火炮全抢空了，火炮纸屑满天飞，只听得一片“到南门坡王炮匠家去拿，到欢喜铺李家去取”的喊声。放！放！钱算我的，打了八年才有今天。人们象潮水般涌出了家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欢呼的人群，自然地汇成无数股人流。绕上桥、下桥、窝铅街、扬武坊街游行庆祝。教师、学生、公务员、工人、附城的农民、街上的居民热泪盈眶沿途欢呼：“庆祝抗战胜利！”“中华民族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有的人连声音都喊哑了，还在振臂高呼，纵情狂谈；有的人笑容满面，顺手在酒桌上端碗陈年老酒（注二），招呼在大街上行走的熟人，高声爽朗地说：“来！来！最后胜利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喝碗酒吧！”对方把碗接在手，咕噜咕噜一口气就把满碗